

一河两江流域藏语方言汇要

杨士宏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一河两江流域汉语方言汇要

杨士宏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2 号

一河两江流域藏语方言汇要

杨士宏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甘肃省地震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1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5421—0372—5/H·25 定价:8.50 元

序

藏语是我国藏族人民的通用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近四百万藏族人民分布于甘、青、川、滇四省的部分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因时空之差，久而久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方言。

对于藏语方言的划分，根据不同的语音特点，一般分为卫藏、康、安多三大方言。近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先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甘肃境内洮河、白龙江、白水江（辐射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的南平及绵阳地区的平武）流域的六个方言点进行了断断续续十余年的定向考察。根据当地藏语的语音特点及其表现规律与我们所理解的安多方言在语音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根据流布使用的范围，从地域意义上称作“一河两江流域的藏语方言”。有人曾使用过“方言孤岛”一词，我们不敢苟同。事实上这种方言与安多大方言概念之间的差异，既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因素，其中有历史、地理、经济、宗教诸多方面的影响，若从语言上以纯粹孤立的角度去认识则有偏颇。概言之，安多方言可划为三个语音层，从经济类型上分即牧区、半农半牧、农区藏话；从地域河流分段上可作黄河、洮河、白龙江、白水江上、中、下游三段论。而且各有特色，互相影响，似无形的声波环环相扣，由里到外延伸，由近向远辐射，沟通了与“藏卫通道”并存的“语言走廊”而接近康藏方言。因此，我们在为这本册子定名时也煞费苦心。它既不是词书，也

不是字典,为了较全面的了解其特点,以常用词为主兼收短语。然出于著者的良苦用心,一为本民族抢救即将闪失的语言文化;二为藏语言研究和教学提供较详实的语音描写素材,增进语言群体之间的认识与交流,没讲形式,见啥拿啥,仅做了投石问路的工作。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只是单独相思。权且叫作《一河两江流域藏语方言汇要》,希望更多的关心藏学研究的同仁超越时空的限制,去探明本土语群的文化辐射源,达到挖掘研究继承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的目的。

曾有好心的先辈和同行讲过他们研究语言的苦衷,搞语言研究枯燥,搞语言研究路子太窄。这些我均体会到了,不过没有误入歧途,比较正确地把握了它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且受益颇丰。此外也遇到过不少困惑和尴尬。从一九八二年在华侃、余振江两先生的启蒙下,与这个缺少温馨的学科结下不解之缘。用最原始的操作工具——一对耳朵和笨拙的双手筚路蓝缕闯进方言分布的山山沟沟,去圆自己的梦。期间烦恼和乐趣并存,我不止一次地体味到来自民族文化本源的动力。有时就一个词、一句话使我的情绪达到高度兴奋。正是这些兴奋点的出现与连接,刺激了我十余载的求索。而今实现了我投入的价值,对此我不会忘记那忠厚朴实的父老乡亲用粗茶淡饭和杯杯滚烫的青稞酒款待的盛情。

同时感谢以下先生的指导和支持:

王明德

(甘肃陇南文县利坪乡九原寨人,藏族)

王冬香

班运民

(甘肃陇南文县铁楼藏族乡入贡山人,藏族)

班运翔

李春光(甘肃舟曲县立节乡拉杂人,藏族)

杨怀顺 (甘肃陇南宕昌县新城子藏族乡叶贝人, 藏族)
杨土顺
傅千吉 (甘南迭部县桑坝, 卡坝人, 藏族)
看召草

这本来就欠了好多人情, 且连家人也牵了进去, 年近古稀的岳父卢舒玄先生(甘南卓尼县藏巴哇人, 藏族)也为我温习乡音, 选词填卡。总之, 没有院所领导及同事、同胞的关怀与支持, 个人没有多大的能耐去完成。所以人情账加经济账使得我无以回报, 谨呈此书, 请分享您的一份。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七月四日
于兰州

导 言

一河两江流域的藏语方言根据安多藏语的语音特点,按语音层划分,属二、三语音层的范畴。为便于了解这一方言区的语音特点,在此作以简明的归纳、分析,从而达到透视、认识这一方言的目的。

一、安多方言的特点和语音层的划分

(一)第一语音层的特点及分布范围

安多方言的语音特点,瞿霭堂先生把它归纳为主要的十二点,为了解和掌握安多藏语的语音全貌,我们不妨全部拿来,在此基础上再谈谈个人的浅薄认识。同时在分析其它土语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概括,微观分析,以省笔墨。

安多方言的十二个特点是:“一、声母复杂,一般有八九十个,多的地方有一百多个,而卫藏方言一般只有三十个左右,康方言是五十个左右;安多方言声母复杂主要表现在复辅音声母上,一般有五六十个(如夏河四十八个),多的地方一百多个(如阿力克一百三十四个);二、有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声母,但不能独立作声母;卫藏方言除了个别地方外,没有这类声母;三、历史上全部舌根音基本辅音和后置辅音j构成

的复辅音声母以及部分与后置辅音 r 构成的复辅音声母变读为舌面前或舌面中塞擦音；卫藏和康方言与后置辅音 r 构成的复辅音声母一律读卷舌音；与后置辅音 j 构成的复辅音声母在卫藏方言中变读为舌面中塞音，在康方言中变读为舌面前塞擦音；四、有清化鼻音声母，但不能单独作声母，而要与前置辅音构成辅音声母；康方言的清化鼻音可以单独作声母；卫藏方言没有这类声母；五、韵母的繁简程度在三个方言中居中间地位。卫藏方言最多，一般有五十个左右；康方言最少，一般只有二十多个；安多方言一般有三十多个；六、有央元音韵母 ə，主要来自 ɨ(i)、ɤ(u)，与康方言来源不同；卫藏方言一般没有单元音韵母 ə；七、一般没有圆唇前元音 y、ɥ（农区话除外）；八、没有复元音韵母；九、没有鼻化元音韵母；十、辅音韵尾在三个方言中最多，一般有七个：—p、—l（或—t）、—k、—r、—m、—n、—ŋ；卫藏方言一般有五个：—p、—ʔ、—r、—m、—ŋ；康方言很多地方只有一个喉塞音韵尾；十一、i、u 元音一般不能与辅音韵尾结合；十二、声调没有音位价置。”根据我们的调查，以上十二个语音特点，一般概括了安多牧区和部分半农半牧区藏话的语音特征，其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和青海湖周围，因此我们把它划为安多藏语方言的第一语音层。

（二）第二语音层的特点及划分

以上对安多方言总结出的十二个特点，较全面系统地概括了黄河上游和青海河湟流域的藏语特点。要说整个安多藏语的语音特点，根据实际存在的语音现象，在此作几点补白。在这一方言区中，由于多种因素造成了众多的土语群和方言

“孤岛”，因而在研究安多方言时应有所区别。

语音的层次，不是地理上所讲的横断层，它象水波，有其过渡阶段。从语音分布的经济类型上讲，是指牧区藏语向农区藏语转化的中间阶段，即半农半牧区的藏话，我们把这种藏话称为安多藏语方言的第二语音层。它主要分布在洮河中上游的南北两岸（甘南卓尼县麻路、道告、阿子滩和临潭县术布乡一带）、白龙江上游迭部的益哇、哇坝、电尕、达拉等乡和白水江上游的四川南平、求季等地。这种藏语介于农牧区藏话之间，二者兼有。它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概括这一语音层的特点。

在第二语音层中有三十七个辅音可作声母，这三十七个辅音是：

双唇：p、ph、b、m、w。

舌尖齿龈：t、th、d、ts、tsh、dz、n、r、l、s、sh、z。

舌尖后上腭音：ʈ、ʈh、ʈʂ、ʈʂh、dʒ、ʂ、ʂh。

舌面中腭音：tɕ、tɕh、dʒ、ɲ、ɕ。

舌面后腭音：j。

舌根音：k、kʰ、g、ŋ、x、ʁ。

喉 壁：h。

从辅音的数量上看，比第一语音层牧区藏话基本上减少了一半以上。虽然有清浊音对立的现象，仅限于破裂音和破裂摩擦音。

我们知道，藏语书面语有十个后加字，即 g、ŋ、d、n、b、m、fi、r、L、S，在这个语音层中，虽趋于脱落，但大部分仍由后置辅音的形式显示出来，而且能充当后置辅音的只有鼻音 n、ŋ；颤音 r 和舌根音 k。

如: ㄱ:ək—p 'ək⁵³—ㄷㄱ, ək—tɕək⁵⁵ka⁵³—ㄱㄱ, ㄱ,

ㄴ: aŋ—kaŋ⁵⁵—ㄱㄴ, aŋ—tɕaŋ³⁵wa⁵³—ㄱㄴ. ㄱ.

d, r 两个后加字演变为同一个后置辅音 ar:

如: ㄴ: ar—S 'ar³⁵—ㄴㄹ, r: ar—tar³⁵—ㄴㄹ

但是 ar 在此表示后加字 d 时有限制条件, 仅在没有上加字 r, l, S 和元音 a, i, u, e 的前题下出现, 不能一概而论。

ㄱ: an—tsan³⁵pa⁵³—ㄱㄴ, t 'an³⁵pa⁵³—ㄱㄴ

ㄴ: iu—tsiu³⁵—ㄱㄴ

ㄱ: on—kon⁵⁵pa⁵³—ㄱㄴ, Son⁵⁵—ㄱㄴ

另外, 后加字 m 还有一种表现形式, 当声母是破裂摩擦音清音 ts 和摩擦清音 h 时跟鼻音 ŋ 结合成后置辅音。

如: tsan⁵⁵pa⁵³—ㄱㄴ, han³⁵—ㄱㄴ

如此类同的现象在这不可能全部列举。再说 aŋ 这一辅音韵尾, 不仅在后加字 ŋ 和 m 时发生同化现象。还有一种较特殊而很有规律的表现形式, 当任何一个词的词尾是 m 时, 则和词根发生顺同化, 词根韵尾经同化演变为后置辅音 aŋ, 而词尾 m 变为 wa。

如: ŋon³⁵wa⁵³—ㄱㄴ, tɕon⁵⁵wa⁵³—ㄱㄴ

tɕon⁵³wa³⁵—ㄱㄴ, ŋon³⁵mo⁵³—ㄱㄴ

词尾 m 的顺同化不同于第一个语音层, 是半农半牧和农区藏话的共同特点, 还要在分析其他语音层的同时进一步说明。

fi, l 跟第一语音层基本相同, S 一般脱落而不发音, 或以声调的音位价值来表示它的存在。

我们可看出在第二语音层的这条横线上, 辅音韵尾的结合形式有七种。为清楚起见, 以表格的形式将辅音韵尾跟元音

的粘结情况表示出来,供参考。

四个辅音韵尾和元音结合表

元 音					后 置 音 辅
a	o	u			ŋ
—	—	+	e	ə	r
—	—	+	—	—	n
—	—	—	+	—	k

从中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后置辅音 ŋ 和 n 构成的后置辅音韵母一般读前鼻音和后鼻音, r 则读颤音。k 和康方言的紧喉音是等质关系,是后加字 g 等浊音没有脱落的显明标志。

在安多方言的第二语音层中,不仅有辅音的后置来充当韵母的情况,还有一个前置辅音的问题,它不同辅音的鼻化,一般跟前置鼻音 n 组成复辅音,表示声母。结合复辅音的条件是和破裂音,破裂摩擦浊音结合,才能体现辅音的前置情况。那么和藏语书面语的关系呢?当书面语的前加字是 ŋ、m、b、d 和上加字 r、L、S 的条件时才有规律地组成六组复辅音:

$$① \text{ng} \left\{ \begin{array}{l} \text{ngo} - \text{མགོ} \\ \text{ngo/wa} - \text{འགོ་བ།} \\ \text{ng? /ka} - \text{སྒོག་པ།} \\ \text{ngo/tɕa} - \text{དགོང་ཁ།} \end{array} \right.$$

- ②ndz {
 ndzən—འདྲེན།
 ndzo—མཛོ།
 ndze/wa—མཛོ་པ།
 ndze/ra—ཐུའུ།
 ndza—ཐུ།
- ③ndʒ {
 ndʒaŋ—འགྲེལ་བ།
 ndʒa/xni—འགྲེ་ཤིག།
 ndʒə—འགྲི།
 ndʒa/nba—འགྲམ་པ།
- ④ndʒ {
 ndʒoŋ/wa—ཐུ་མ།
 ndʒar/go—ཐུ་མོ།
 ndʒa/tse—འཇའ་ཚེ།
 ndʒa/ji—ཐུ་ཡིག།
- ⑤nd {
 ndo/ka/ra—རྩོ་ཀ་ར།
 nder/ma—ཐུར་མ།
 ndo—ཐུང།
 ndə/moŋ—དེད་མ།
- ⑥nb {
 nbo/waŋ—ཐུང་མ།
 nbar/ཅེ—འབར་བྱམ།
 nbe/wa—ཐུས་པ།
 nbu/waŋ—འབུ་བ།

从此看来第二语音层的声母并不复杂，单辅音作声母的只有三十六个，加上一个前置辅音，共三十七个，则比安多方言的第一语音层（牧区藏话）要少得多。上面列举的六组前置辅音是有牧区藏话的一些特点。然而只是一些古浊音在清化的同时所保留的一点痕迹。

元音在第二语音层中更加简单，数量少，音位不复杂。共

有七个,即 a、ə、o、ɑ、e、i、u 跟后置辅音结合起来作后置辅音韵母。

再一个特点,安多方言的第二语音层中,古浊音和藏语书面语的前加字,上加字和后加字在前置辅音以及后置辅音作韵母表现的同时,部分浊音清化,一些后加字脱变、演化,出现了具有音位价值的七个声调。即高平(55)调、高升(35)调、高降(53)调、高降升(535)调、低升降(131)调、低降(31)调。这六个有音位价值的声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简化了象第一语音层声母和韵母的复杂情况。而那种复杂的现象以不同的调型显示出来,形成了有别于牧区藏话的第二语音层,即半农半牧区藏话。

如:man³⁵k 'i⁵⁵—མན་ཀི—man⁵⁵tɕhə⁵³—མན་ཁུ།

ʎə⁵⁵ndo⁵³—འཇི་མདོ། ʎə³⁵—འཇུ།

n'a⁵³—ལྷ། na³⁵tɕo⁵³—ན་མཆོག།

从以上特点分析,第二语音层的藏话,它既留有牧区话语音特征的痕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接近农区藏话的特点和向农区藏话发展的趋势。所以它是牧区藏话向农区藏话过渡的中间阶段—半农半牧区藏话。在此我们把这种藏话划为安多藏语方言中的第二语音层。

(三)第三语音层的特点及分布范围

第三语音层,即安多藏语方言区中东南和西南的外围藏语。这个语音层的特点,有别于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语音,它主要分布于洮河下游,白龙江中游和白水江中游南北两岸。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纯农业区或有少量的林业经济。这一地带的

藏族群众长期以来和汉族杂居，二者的语言互相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藏语言的发展方面，与牧区藏话相比较，基本上形成了独特的一支，跟康、藏、方言的语音特点相近似。用粗线条来勾勒这一语音层的范围，我们认为它基本上贯通于整个“藏卫通道”。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使这条线上的藏语在发展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从微观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我们承认，分散在这个语音层上的各土语之间，在语音上又是有差异的，只要我们认识到矛盾和统一两个方面，这个问题是不难理解的。

对第三语音层的调查，我们以卓尼藏巴哇、迭部卡坝、桑坝、舟曲立节、宕昌新城子、文县利平、铁楼为主要调查点。并将它们连成一线，以点代面地来充实调查资料的典型性，寻找各土语之间的异同点。

根据获得的语音资料，可看到第三语音层是藏语古浊音清化、演变、脱落的最高层。从语言分布半径上讲也是最外层。它在语音特点上是第二语音层的过渡，跟第一语音层是有一定差距的。就其声母而言，跟第一、二语音层相比较，简单而少，一般都在三十五、六个左右。

双唇：p、ph、b、m

唇齿：f、v

舌尖齿龈：t、th、d、ts、tsh、dz、n、y、l、s、sh

舌尖后上腭：tʂ、tʂh、dz、l、ʂ

舌面中腭音：ʃ、tʃ、tʃh、dz、ɲ、ɕ、ʑ

舌面后腭音：j

舌根音：k、kh、g、ŋ、x、ɣ

以上辅音是根据卓尼藏巴哇、迭部桑坝、文县利平、铁楼、舟曲立节、宕昌新城子等藏语的共同点归纳的，它们也有不尽一致的方面。在舟曲博峪、文县铁楼藏话中破裂音浊音 gh 和破裂摩擦浊音 dz、dẓ 基本清化消失，没有喉壁音。在卡坝、桑坝话中有喉壁音，而没有舌尖上颚音 tʂh 的音位。

总之，上述辅音，虽不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但仍然不失其参考价值。我们对第三语音层作一全面的衡量和认识，总的印象是这样，它基本上失去了安多方言牧区藏语的特点，而接近于康藏方言。

另外，在第三语音层中，后置辅音作韵母的减少和双元音韵母的增加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能作后置辅音来充当辅音韵尾的只有鼻音 ŋ 和颤音 r。而且它们的结合条件不是仅限于藏文书面语的后加字为前题的，与第二语音层的辅音韵尾所表现的内容不尽相同。除书面语后加字是 ŋ 和 r 的情况下出现后置辅音 ŋ、r 外，至于出现词尾 m 在发音时发生顺同化的现象，这是三个语音层的共同特点。在此 ŋ、r 二者的出现是以表示音位价值的声调而存在的。

如：tuə⁵⁵ts ‘oŋ⁵³—ཐྱང་ཚོ། toŋ⁵³—ཐྱག

noŋ³⁵noŋ⁵³—ནག་ནག x ‘ar¹³¹ts ‘o³¹—བཞག་བཞིག

tʂuər³¹—འབྱ།

前置辅音在第三语音层中则更加简单，除了藏巴哇、桑坝以外，在白龙江、白水江下游的铁楼等地则基本上消失。在藏巴哇、桑坝、新城子一带也只有有在书面语的前加字是 ŋ 或 m，上加字是 s 的前提下出现前置辅音。

如：nda¹³¹—མདུའ། ngu¹³¹—མདྲ། nga⁵³—མ།

声调在第三语音层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具有音

位价值,更重要的是影响着韵母的变化,使得韵母复杂化,具体表现在复合元音的增多。韵母的多少与具有音位价值的声调的多少有关。反之复合元音的多少也决定着调型的繁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语音层复元音与声调的对应关系

	35	55 (535)	131	(35) 131 (55)	31	131 (53)	55	35	35 131 55
藏巴哇	ei	uə	ua	ou					
桑 坝	ei	uə	ua	ou	au				
铁楼、利平		uə (uər)	ua	ou		ui	əu	uo	ue

我们通过对第三语音层的辅音、复辅音、后置辅音以及复合元音与声调的对应形式分析,相比之下与“康藏方言的德格话和拉萨话有较近的共同特点,一般清声母(清辅音)均为低调,浊声母(浊辅音)为高调。当藏文字母中的舒声字作“后加字”时,一般为高平调或高升调,促声字为“后加字”时一般为高降或曲折调。其中大部分破裂音、破裂摩擦音和边擦音、摩擦音的浊音已清化,在变化的过程中使上加字,下加字变相脱落。而藏文书面语中的“基字”和“后加字”在语音上的关系则以复杂的复合元音和声调的不同表现出来。这种特点在白龙江下游的舟曲,白水江中游的文县铁楼等地的藏语中尤其突出。古浊音清化,上加字和后加字的脱落,相应地增加了复合元音和区别意义的声调,而复杂的元音和具有音位价值的声

有七个,即 a、ə、o、ɑ、e、i、u 跟后置辅音结合起来作后置辅音韵母。

再一个特点,安多方言的第二语音层中,古浊音和藏语书面语的前加字,上加字和后加字在前置辅音以及后置辅音作韵母表现的同时,部分浊音清化,一些后加字脱变、演化,出现了具有音位价值的七个声调。即高平(55)调、高升(35)调、高降(53)调、高降升(535)调、低升降(131)调、低降(31)调。这六个有音位价值的声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简化了象第一语音层声母和韵母的复杂情况。而那种复杂的现象以不同的调型显示出来,形成了有别于牧区藏话的第二语音层,即半农半牧区藏话。

如:man³⁵k 'i⁵⁵—མཎ་ཀ་འི་ man⁵⁵tɕhə⁵³—མཎ་ཀ་ཅམ་
ʁə⁵⁵ndo⁵³—བཞི་མཎ་ཀ་ ʁə³⁵—གཞི་
n'a⁵³—མ་ na³⁵tɕo⁵³—ན་མཎ་ཀ་

从以上特点分析,第二语音层的藏话,它既留有牧区话语音特征的痕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接近农区藏话的特点和向农区藏话发展的趋势。所以它是牧区藏话向农区藏话过渡的中间阶段—半农半牧区藏话。在此我们把这种藏话划为安多藏语方言中的第二语音层。

(三)第三语音层的特点及分布范围

第三语音层,即安多藏语方言区中东南和西南的外围藏语。这个语音层的特点,有别于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语音,它主要分布于洮河下游,白龙江中游和白水江中游南北两岸。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纯农业区或有少量的林业经济。这一地带的